

# 遊戲進行式

一場愚蠢的遊戲，一段無聲的抗議。

◎子夫

那天下午你來了。可我在睡午覺，你並未吵醒我。妹說她站在門外拍門叫我，可是我在門的彼端一直沒動靜。妹邪笑地跟你說她可以拿到我房門的鑰匙。可你走到站在離我隔著一面牆的陽台望向陽台。妹那一雙細細長長的鳳眼飽含著讚美，她稱讚你是君子你是柳下惠，你看著前方什麼話都沒說，也許你的心已經飄向遠方的蔥鬱稻海。你站了15分鐘，走了。

當我醒來，妹以驚天動地的聲音舉指筆畫著述說你在兩個小時之前離我這麼近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不是說好了嗎？僅以文交，不見面嗎？怎麼來了？！那天晚上你在線上說：「妳妹真是活潑可愛。」我回你：「可愛嗎？不，她太成熟太不像她該有的年紀的心智。她才國小五年級。」我感覺到你在電腦的那端深吸了一口氣，你說：「我以為你們只差了一、二歲！」是啊，外人都會以為我們是同學，事實上我們差了7歲。你呵呵地笑不停。

我們都沒提到那天下午的事，你沒說為什麼來，我也很有默契地沒有問你為什麼來。很多事情，我們都有默契，比如我從不問你什麼名字，你也從不問我叫什麼名字。當你在電子郵件上叫我小個子，我就叫你大個子；當你叫我傻妹，我就叫你呆兄；當你叫我卓文君，我就叫你司馬相如。這些林林總總的符號隨著郵件的寄出而生，隨著郵件的刪除而死。諸如我就讀的學校就在離你家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但我不會走進小巷去找你，你也不會來學校找我。

我本以為你忠厚老實，可是在那天之後我改觀了。因為你狡詐地以君子的行為贏得了我妹的信任（妹說她很難相信，有通信兩年卻能抑止住窺視慾望的男人，何況那個男人就站在一門之隔的外頭！），讓她總是在我耳朵邊嗚嗚地叫我答應你的愛。愛？我們之間有愛嗎？我們之間有太多的流動物，諸如名字、聲音、面貌、身材；我們之間的「熟悉」只是靠著文字的張力，這個世界連親眼所見也未必是真相，何況是文字的張力呢？似乎這件事情你跟我有了默契，你默許我們繼續以文相交。

大學放榜那天，你第一次問我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你為什麼問，但我不問你為什麼，因為我知道這一天總會來。隔了幾天，你在

信上告訴我文大的學校宿舍床位不多，抽不中的機會很大。我才知道原來你問我的名字是要去看我母校外面的榜單。雖然想罵你笨，最後還是不得不稱讚你聰明，因為這樣，我們的距離更近了。

不過我沒去念文大，我進了補習班。這件事我一直沒寄信告訴你，也沒打算告訴你。我想像這中間的一年你在政大會是如何的多姿多采，而我則像老鼠般活在不見光的洞穴裡苦讀。我 enjoy 在刻意殘害我們之間默契的苦楚，我想測試自己能承擔多大的痛苦，我忍著上網的慾望，我將這份慾望轉化成唸書的動力。沒有人知道我為什麼這樣做，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但一想到你在某個角落焦急如焚，我就很開心。不過你比我想像中精明，你在我向補習班報到的兩個禮拜後，就嗅出怪異的味道。你透過小妹查到我宿舍的地址，寄封信給我，信封裡有一捲錄音帶，袋子裡有一首曲子，一首用吉他彈的抒情曲。不過袋子裡並沒有你的聲音，我猜你是想用吉他的證明你的存在，然後以無聲抗議我的無聲。突然覺得有些疲憊，也許我們都已經知道了那個字，我們不得不承認小妹比我們成熟。只是這樣的愚蠢遊戲還不能停止，因為我們已經陷在遊戲裡面太久了；我們太害怕真實世界紫外線的破壞力！

愚蠢的遊戲持續進行，你在台北的那端我在台北的



圖/凌綺

這端。許多時候我站在捷運站想像著你也在同個時間站在彼端的捷運站，我想著你想著我。我反覆想著如果你那天你鑰匙打開房門，見到我總縮似小貓地躺在床上，你會走進門來看我摸摸我我還是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門邊嗎？看著捷運來來回回的行駛，我將淡水濕潤的氣息帶給你。



## 來自巴拉圭的林悅道 有著南美洲道地的熱情

我是英文三林悅道 (Guillermo Fabio)，來自南美洲的巴拉圭，4年前(2001年)來到台灣，當初會到淡江大學就讀，純粹是巧合，當時已錯過外僑學生入學申請時間，但是淡江仍給我機會，讓我能順利入學，淡江在遠離塵囂的淡水小鎮，卻有便捷的交通網絡可以和台北市連結，在這裡讀書、過生活，讓我感到相當愉快。

我對語言很有興趣，會說英、法、中、西、義等國語言，也曾獨自到歐洲各個國家旅行，我覺得學習語言很容易，但要融入異國文化卻相當困難，在台灣待了4年，天天都有讓我感到困惑與不解的事情發生，所以我大概是待了4年還會有「Culture Shock」的外國人！

其中最讓我習慣的，就是有時在捷運上遇到同學，對方卻把我當作陌生人，所以衷心地希望大家見面時，能夠友善地跟我打招呼，雖然我來自異國，但是我待人的熱情可是絲毫不減。另外國交處的每個職員待我也像家人一樣，讓我感到無比的親切，每當有活動，他們都親切地邀請我參加，如果真要給個分數，我願意給國交處滿分的評價。

淡江的設備跟巴拉圭當地的大學比起來，算是相當先進，新穎的電腦與網路設備，還有舒適度媲美觀光飯店的圖書館，尤其在興建中的綜合體育館，在在都讓我感受到學校對學生的用心，但是校園內和周邊仍有許多地方可以改善，像大學城旁的排水衛生問題，如果能將這些問題改善，我想整個校園環境會更加完美。

目前我利用課餘時間在補習班兼職教西班牙語，未來畢業後要留在台灣或是回巴拉圭，我還沒有個很明確的決定，不過，接觸不同的語言和文化一直是我的興趣，所以，未來我還是會選擇當個「流浪漢」，繼續遊走於各個國家與文化之間吧！（林健偉）

# 飛的理由

◎絮晴娃娃

如果這個時候 窗外有風 我就有了飛的理由  
心中累積的悲傷和快樂  
你懂了 所以我自由 你不懂 所以我墜落  
如果這個時候 窗外有雲 我就有了思念藉口

愛引動我飛行中的雙翅  
你回應 我靠近天堂 你沉默 我成了經過

翅膀的命運是迎風  
我的愛 當你把我轉向的時候  
我隻身飛向孤寂的宇宙  
春戀的命運是寂寞  
我的愛 當你人間遊倦的時候  
我會在天涯與你相連

滿眼的淚，無以言喻。  
2000年 記憶向前奔溯……  
浩大的操場，廣闊的天空，空氣中打趣笑鬧的默契，忘了從何時開始，我們的手十指相扣，忘了是哪一天，你會用無比溫柔卻又無辜的目光，看著我。忘了是什麼樣的制約，手機費爆掉上萬元，忘了是曾經懷著什麼樣的心境，我們偷偷爬上大操場司令台樓上，一同靜靜望著夕陽。

最熱切、最狂烈的情緒，在兩年間發酵又發酵。還記得嗎？那段日子，我們在走廊間追逐笑鬧、熱熱切切地談論著課業、生活與心情？還記得嗎？你陪我到福利社買東西，我陪你去火車站等車？還記得嗎？那一天，顯著昏淚淚滿面的那天，你告訴我：「至少還有機會……」

喔……兩年，兩年，兩年的好朋友之稱，卻聽著梁靜茹的勇氣。

啊……兩年了，兩年，我曾經微笑的比誰都滿足，卻也會經哭泣的比誰都傷心，說再見的那天，你告訴我，你聽了一整夜的「記得」；只是，我們絕裂之後，你告訴我，你再也不聽那張專輯，再也不想去進車站大廳了。

就像你，三年來，已選擇再也聽不見我的消息、再也走不進我的世界。

2005.3.12  
我又再次的夢見，又再次回到當年那樣的心境……在我醒來時的一段時間裡，看著房間的天花板，我還無法從夢裡的心境回到現實，而莫名的，眼裡有淚……在夢裡，是那三年時光中，始終不變的課桌椅和教室……

2005年4月  
我終於聽見這首歌了，原來，是林憶蓮唱的「飛的理由」。

五年前，我在無意間看到這首歌的內容，在網咖裡含著淚深受感動，我將它一字一句做成bbs名片檔，然後放到我們常上的站上；在一個人的座位上，這些歌詞一字一句敲在我心上，淚水不斷滴落，而我總安慰自己：「只要他懂我就好，

# 馬路

◎應物二 周正國

冷冽的寒氣、寧靜的夜，深愁的枷鎖和一條充滿鬼氣的馬路，自個兒的身是再平凡不過了，而我心中卻沒有一刻的平靜。霎時的畫面使我拾起回憶，又再度跌入孤寂的窟窿，我雙眼盈盈的熱淚。

原來，對她那盤旋的繭，還直在我身旁悄悄糾纏、隱隱作痛。

琳，妳是蝶，是上帝要你變作人的，苦了妳卻幸運了我。一路上曾與妳交件共舞，一齊在盛開的花簇間盤旋、纏繞、輕飄而散。記得這一道我難見雙雙相依的彩蝶，禁不住悸動的心扉，湧出千萬的甜蜜，浸漬心底。

別離，我依妳的意前去，明白接下來的痛苦，就像與黑暗長征，會燒成骷髏、火

化成灰；但領著妳的意，就算鮮血舖紅了雙臉、掩埋了生命中的靈，我也會向地獄守去……也就隨著一路的鬼氣，我壓著愛，和一身純粹的思念，亦不願回頭，不願讓妳看見一絲慌亂的神情、一地後悔的淚。

如今，妳再度羽化，隻身充滿靈氣的天使，飛向妳所謂自由的殿堂，飛散，飛散，飛散……雖然我視去不見任何蹤跡，但妳展肢過過的柔氣，在我鼻息間不斷迴盪，灑下的純白令這一陣陣冷風嘯息，而妳所留下一路聖潔的餘溫，久久不能停歇，深深豈能忘懷？

只要、只要他有一點點懂，只要他心裡依然如他所說的……在乎我就好……」

五年了，景物依舊、人事已非，在另一個人的身旁，我卻聽見這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歌詞文字，然後才發現，在午夜夢迴，我雖然仍會被從前那用過的人、事燒得灼痛，但，我找回了幸福的權利，以及無比廣闊的、夢想的天空。

我依然喜愛這首歌的歌詞，它使我在沉淪中更懂得珍惜擁有，五年後的今天，我將它重新獻給，總是陪伴我身邊、呵護著我的人，my yu。

也希望現在無論是正在戀愛、或正在感情中哼著悲傷歌曲的女孩們，有時候退回原點想一想，這一切，是不是當初自己想要的？如果一段愛情注定悲劇，那麼，別再讓另一位真正屬於妳的命天子等太久，他正等著妳勇敢走出漩渦，與他一同奔向有著碧天藍陽的幸福天空。



攝影/邱湘媛

# 沉睡了一百年的靈魂

沉睡了一百年的靈魂，  
現因鼓鼓蛙鳴而甦醒。  
春天夜裡的風，對她而言，  
還是稍嫌太涼了些。

她雙臂交錯環抱自己的身體，  
漫走一個又一個圓圈。  
試圖什麼也不想地只聽聽環境裡細瑣的聲音，  
獲得寧靜的那一刻，  
她同時獲得自由。

從罷工的胃腸吐出一口一口吃進許久的食物，  
看看是否可以就這樣掏空自己。  
畢竟身體裡總有太多不需要的東西：  
諸如寂寞、害怕寂寞、對寂寞的抵抗和沉睡的慾望；  
諸如最喜歡的東西和最不喜歡的東西；  
諸如幸福的感受、害怕幸福、對幸福的拒絕和擁抱毀滅的慾望。

她必須承認她並不了解自己……

在這麼多企圖將自己與某些事物連結、重疊的努力後，  
關心一些什麼、愛護一些什麼，  
她想知道有誰或什麼真正需要她？  
要不然才剛剛稍稍甦醒的靈魂  
又將沉回無盡眠夢的深淵。

◎吉永祿

## 《小說極短篇》◎摸摸亞

# 請問螞蟻先生？

「不好意思，我有一點問題想要請教。」我很有禮貌地對著戴著厚重眼鏡看起來像是在處理公文的工蟻說。

就像所有的人類一樣，工蟻推了推眼鏡抬頭看了我一眼說：「怎麼著？人類？」自從上一個世紀發明了聲波語言翻譯器以後，所有的生物之間就沒有了語言的障礙，不管是美國人與俄國人之間，或者是台灣螞蟻與日本狐狸……只要你發出聲音，我就知道你表達什麼，聽起來很像廣告詞的，呵~

「因為一點學術上的研究，我申請了入境，這裡是我的研究單，請您過目。」我說。

從小媽媽就教導我要對「人」有禮貌，不過我想在這樣的時代，對每個生物體都有禮貌才行，法律也是全部一視同仁才好，雖然人類以了不起的姿態耀武揚威了這麼好一陣子，在現在這世界，還是得虛心接受其他生命才對，上個月有個人不服從法官的判決只因他是一隻海獅，結果似乎被強制收押加上思想改造，那才叫慘呢，其實這也沒什麼，我還被蠢子開過罰單呢，小氣子氣……

在仔細看清楚了我的研究單以後，工蟻終於露出了笑容，恭敬地把我送過國境，還祝我一路順風，於是我就終於來到了我的目的地囉。

我挨家挨戶的調查，不管遇到雌螞蟻或者雄螞蟻，我都客氣的將我們事前就設計好的問卷一題一題不厭其煩的詢問，並在最後送上一點小贈品，蛋糕屑……螞蟻們可愛吃的……呵，我想我的博士學位是來自這點小聰明吧。

在我的工作結束之後，我又再一次來到工蟻的辦公室，用一樣的程序找到他並且告知我的旅程結束並要離去……

「怎麼著？人類？」工蟻推了推眼鏡，把眼神從過時的微軟設計的新接龍螢幕上轉向我這麼說著。

唉……所以我討厭螞蟻的記性……

# 2938

在這裡，大家都是平等的地位，奴隸，雖然我並不認為自己是這樣的身分，但是沒辦法，我被抓到了，被抓到的人下場就只有如此。

我相當的順從「他們」，我想在這邊大家也都是如此，只有2938總是一直試途和他們唱反調，當然……換來的只有一頓毒打，這不管在什麼世界都是相同的真理。

2938其實是個好人，他只有對「他們」才會如此暴躁，平常看著我們其他人的時候他總是掛著笑容問我們吃飽沒，而且他似乎會20國以上的語言，因為我看他跟每個人說話都說不同的語言，後來才聽說那是各個國家的「吃飽沒」。

不過他跟我說話的時候總是帶有一點方言的北京腔，我認為那是他過去的經歷的緣故，所以我便試著告訴他：「下次你可以問我『吃飽沒？』那是我家鄉的一種稱之為閩南語的古老語言。」

「是嗎？好，我會記住的。」在用捷克語向我道謝之後，他又轉頭向著「他們」咆嘯……

唉……看來剩下的30年我只能用如此方式度過了，或許我可以問問2938有什麼好玩新奇的打發時間方式，嗯……下次就問他……

### 徵文小啟

瀛苑副刊長期徵稿，散文、小品、小說每字稿費0.5元，新詩每首稿費200元起。投稿請上網http://tkutime.tku.edu.tw，點選線上投稿選項。來稿必須是從未在任何地方刊登過的！

(本刊保留刪修權)

## 校友動態

### 陳雅芬出書細數秘書的酸甜苦辣

△為迎接今年「國際秘書周」及27日秘書節，75年中文系校友陳雅芬出版了「CEO的企業情人——兩岸四地秘書群像」一書，細數15年來秘書職場的酸、甜、苦、辣，也毫不保留地透露從小秘書、成長到「藝人」級（異於常人）大秘書的撤步，頓時成為科學園區內各級秘書間的當紅「聖經」，可稱得上是秘書專業的系統教戰手冊。（宜萍）

## 學海聲音

### 許志雄、李元貞獲民進黨提名國代

△公行系兼任教授許志雄，中文系教授李元貞，雙雙於日前獲民進黨提名為國民大會代表候選人第三、四名。許志雄目前為黨務委員會委員，李元貞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他們係以專家學者身分被列入名單。任務型國代將於5月14日舉行投票，由於他們皆列在安全名單之內，因此預計將可篤定當選。（陳泊村）

## 馬路消息

### 孫憶芸被同學拱為怪丫丫

△「她是一個具有相當喜劇色彩的怪丫丫！」「沒錯！而且我覺得她可以算是淡江隱藏的第四怪人。」兩位女同學激動地爭相推薦中文系孫憶芸，她們並舉例：孫憶芸會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說出令人捧腹的話、思考邏輯相當怪異。例如有次吃飯時，她會不自覺用了很多衛生紙！朋友告誡她：「妳背後有很多樹的靈魂。」沒想到孫憶芸相當認真地回答：「那不錯呀！有樹蔭很涼啊！」對於這項說法，當事人則表示：「厚！我哪有？難道她們的思考邏輯就不奇怪嗎？」（鍾張涵）